

腊月里，晒太阳

【原乡切片】

□赵传兴

古诗说得好：杲杲冬日出，照我屋南隅。腊月里天寒地冻，却经常有冒着热气的大太阳。你看，大家都往阳光下凑，万物生灵都在悠闲地晒太阳。

咸鱼腊肉在晒太阳。它们躲避着猫咪，高高悬在屋檐下，任由阳光投下一片暖暖的影。全村的猫都在下方，一边巴巴地望着，一边在晒太阳，一副嘴馋得可怜兮兮的样子。

萝卜干在晒太阳；大白菜在晒太阳；玉米在晒太阳，等着爆米花；芋头也在晒太阳，等着熬糖稀，做米花糖；糯米在晒太阳，晒干了身子，舂成米粉，搓汤圆。

棉被在晒太阳，床单在晒太

阳，厚衣服也在晒太阳；劳保鞋、麻窝子在晒太阳；烟叶子在晒太阳，木柴在晒太阳。一枝梅花也在晒太阳，檐日暖溶溶，寒梅处处浓。

花生、红小豆、红枣在晒太阳。平日里各在各家，如今它们被掺在一起，不分你我。腊月初八，它们一起进锅，煮成热气腾腾的腊八粥，温暖全村人的身心。

黄豆在晒太阳。黄豆躺在簸箕里，一副惬意的样子。已经被捡掉瘪子、烂瓣的黄豆格外饱满，耀眼夺目。两天的太阳晒后，黄豆将入锅，焯熟，放在蒲包里捂。一周过后，黄豆就变了容颜，变了味道，也换了名字，叫做“酱豆”了。

粉条在晒太阳。那相隔十几米的两棵老椿树之间，悬着一条拇指粗的绳子，白里透着点黑的粉条一边荡着秋千，一边晒太阳，晒出了芋头香。粉条一边晒一边想：是炖白菜，还是包饺子。

牛在晒太阳，猪也在晒太阳，母鸡公鸡都在晒着太阳，这不足为奇。烟卤在晒太阳，瓦在屋顶晒太阳，木头板凳在屁股下面晒太阳。门神、财神在晒太阳，大红春联展开了身子，在大门上晒太阳。大姑娘刚洗了头，瀑布般的头发在晒太阳。小孩子刚穿了新袄子，新袄子在晒太阳。即之不觉热，默生怀抱春。

一只呆头呆脑、忘记了时间

的蜂子在窗户上晒太阳。屋里墙上挂着的日历，看见从大门进入的阳光，也动了动身子，晒起了太阳。房梁上燕子的窝也在晒太阳，存放的小麦在晒太阳。

几个老人在晒太阳，脚边的狗也在晒太阳，枕着的稻草堆也在晒太阳。麻雀在头顶上晒太阳。鸟儿在电线杆上晒太阳。我也在晒太阳，手里拿本书，“执卷南荣下，吾目也滋神。”阳光驱走所有的寒。

从高处看，村庄在晒太阳，房屋在晒太阳，烟卤在晒太阳，掉光了叶子的树在晒太阳。“日脚淡光红洒洒，薄霜不销挂枝下。”田野也在晒太阳，茅草在晒太阳，麦苗在晒太阳，雪在晒太阳，结冰上冻的小沟渠也在

晒太阳。“草黄迷悖卧，水白见鸥飞。”在阳光下晒太阳，心里有明朗之气。

一个大清早有雾，忽然雾去云开，一轮好日头。墙头上，墙角处，电线杆上，都有阳光，心里多欢喜，一时间心花怒放。想一想都美。难怪白居易说：“杲杲冬日光，明暖真可爱。移榻向阳坐，拥裘仍解带。”拥有这样的好日子，值得羡慕啊。

吃着瓜子，聊着天，“负暄闭目坐，和气生肌肤。”腊月里晒太阳，除去湿气，也除去晦气，带来吉祥安康。腊月是最闲适的光阴。都在晒太阳，谁也不用去打扰谁。这腊月，如此温暖可亲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学教师)

故乡是一个动词

□高低

梁实秋先生曾喟叹：“旧的事物之所以可爱，往往是因为它有内容，能唤起人的回忆。”故乡，恰是那承载无尽回忆的旧匣，只需轻轻开启，往昔的声色光影便如潮水般涌来。它绝非岁月尘封的静物，细细咂摸，惊觉那是一个鲜活跳跃的动词，在悠悠岁月长河里翻涌、激荡，勾连起无数游子的心弦。

犹记沈从文先生笔下的湘西凤凰，那是他血脉里沸腾的故乡。沱江悠悠，木船欸乃，吊脚楼错落于江畔，似岁月的守望者。翠翠的渡船，日复一日，从这岸到那岸，在澄澈江水上划出一道涟漪，那是故乡在流动，载着质朴的民风、青涩的爱恋。“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，便是回到故乡。”黄永玉的这句感慨，道出多少离乡人的归宿执念。故乡于他们，是烽火硝烟后心心念念奔赴的方向，是战火缝隙中滋养希望的润土，每一步靠近，都似疲惫灵魂找到了栖息枝丫，故乡在这归程里，成了救赎的动词。

于诗词的瀚海，故乡更是穿梭千年，奔涌不息。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”，杜甫在异乡的霜露中，遥念故乡月色，那一轮高悬于记忆苍穹的明月，跨越山川湖海，照亮思念的归途，故乡化作心头一抹皎洁的光，缱绻闪耀，是望月怀乡的深情涌动。王维行至塞外，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佳节的喧嚣

反衬出游子的孤寂，故乡在这对比中，成了心口愈发浓烈的愁绪，涌动着、翻卷着，催生出滚烫的泪滴，洒湿了异乡的枕巾。

市井街巷中，故乡亦是日常烟火里的动词。老巷口那棵歪脖子槐树，夏日洒下一地荫凉，邻里摇着蒲扇谈天说地，孩童绕树嬉闹，笑声惊飞了树桠上的雀儿。这是故乡在喧闹，以最质朴的人间欢腾，编织温暖的网。冬日里，烟囱升起袅袅炊烟，屋内

炉火正旺，母亲揭开锅盖，蒸汽氤氲了双眼，那熟悉的饭香瞬间弥漫，故乡在这腾腾热气里，是味蕾上跳跃的眷恋，是寒天里暖彻心扉的慰藉，召唤着、包容着远行的脚步。

如今，时代巨轮滚滚向前，有人背负行囊，从乡村走向都市，故乡的田野在后视镜中渐远，却在年节返乡的车流、人群熙攘中，复苏成一场盛大的相聚，老屋修缮，新桃换旧符，故乡是翻新的期许，是传承的延续。也有人带着故乡的烙印闯荡四方，一口乡音、一道拿手菜，让异乡的角落沾染故乡的风情，故乡成了播撒的种子，生根发芽，开枝散叶。

故乡，这不停歇的动词，它以变迁写就坚韧，用思念晕染温情，在出发与归来间，赋予生命溯源的力量，让我们无论漂泊何方，都知晓根之所在，心之所向，永怀热望，奔赴山海亦不忘那最初的港湾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

想起年节里的豆腐

□孙秀雯

在日照市五莲县流传着各个乡镇的头牌美食：“街头豆腐、许孟炉包烧烤、中至全羊、汪湖淮河鲤鱼……”“豆腐”与“都富”谐音，街头豆腐对我们老家人来说，是春节必备的美食。

平常日子，很多外乡人会跑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来五莲县街头镇，只为美美吃一顿街头豆腐。瞿秋白先生在《多余的话》一书中说：“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……”我想，很多人深有同感。

豆腐是老家春节的第一顿团圆饭。过了小年，在外工作学习的人们陆陆续续回家，家家户户等齐家人才开始做豆腐。我们家五个姐妹在外工作，时间回家不一，凑齐要等到腊月二十七、八，所以我家固定在腊月二十八晚上做豆腐。

腊月二十七下午，母亲开始准备，把豆子倒进簸箕里，单个单个地挑选。天气晴好，光线充足，温暖的阳光照着母亲和簸箕里的豆子。母亲全神贯注地挑选最好的豆子，要做最美味的豆腐给她的孩子们吃，浓浓的母爱在指尖缓缓流淌。

挑选好豆子，母亲拿出做豆腐用的工具：筛子、撑子、包袱、算子，挨个清洗一遍，晾晒在院子里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父亲去河边挑来满满一大水缸山泉水。做豆腐一定要用山泉水，这水是从山上慢慢控下来的。五莲山麓特有的水土风貌诞生了特有的山泉水，水质干净清澈，口感凉爽清甜。用山泉水做出来的豆腐才会“鲜嫩、软糯、清香”。

同一个人用同样的工艺用别处的水，做出来的豆腐就会逊色得多，少了街头豆腐那份独有的鲜嫩软糯和清香。究其原因，很多人说，是水的缘故。

把泡发好的豆子倒在石

磨顶，把磨辊搭在肚子上推着磨转圈，边推磨边把豆子陆续推进磨眼，豆浆缓缓流出来，流到磨盘上，最后汇聚进水桶里。有些人天生推不了磨，一推磨就晕，像晕车一样，晕得天旋地转。小时候，磨不仅用于磨豆腐，还磨粮食，所以，家里会推磨的那个人就得老推磨。早上推，晚上推，夜里推，特别过年要推的东西太多，几乎天天推磨，推着磨一圈又一圈，特别容易犯困。

磨好的生豆浆挑回家上锅煮。满满一大锅生豆浆煮熟需要好长时间。很快，从锅里飘出来的热气占满厨房大部分空间，热气腾腾，一缕缕穿过窗户，向外飘散。

看着大人们进入热气弥漫如同仙境的厨房，低头弯腰忙忙碌碌，小孩子忙不慌地进去赶热闹，想象着在热气包围下自己变成小仙女，嬉闹着伸手抓握热气。热气哪能抓到？孩童不解。

煮豆浆是个含金量很高的技术活。豆浆易涨锅，需有经验的老人关照着用火慢煮。火急了，豆浆温度急速升高，还不熟就扑味扑味地从锅里往外漾，捂都捂不住。火太小太慢，靠锅底的豆浆糊锅了，表层的豆浆还波澜不惊，开不了锅。

豆浆煮熟后，下一步是点卤水。把熟豆浆舀到一个特大号瓦盆里，像蜻蜓点水一样把卤水轻点到里面，轻轻摇动舀子，促使卤水均匀。点少许卤水，变成奶生生的豆脑。舀一碗豆脑，放上些许葱花、香菜末，再加一捏盐，香味扑鼻。三姐和小妹特喜欢这味，母亲总会舀出两碗，让她们解解馋，她们趁热溜味溜地吃，吃得那个心满意足。

卤水加到足够分量，豆脑继续结块，沉淀适当火候，轻轻舀到筛子里，预先将铺好包袱的筛子用撑子撑在锅沿上。聚拢包袱沥出水分，包袱全部

包裹起来后，用算子按压几下，豆腐成型了，出锅！

热气腾腾，喷香软糯的豆腐端上桌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吃鲜豆腐。通常一家人不仅限于父母孩子，还有七大姑八大姨一大群亲戚。特别爱吃豆腐的人，抱着一碗豆腐直接吃，单吃豆腐就能吃个饱。一碗不够，主人会及时添满碗，吃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。

多数人是用煎饼卷豆腐吃。街头豆腐和街头地瓜煎饼是绝配。街头地瓜煎饼雪白甜丝丝，街头豆腐软糯清香，地瓜煎饼卷豆腐，再加入少许蘸料，是一道顶配的人间美味，是我们街头镇的头牌美食。有心的人家会把春天的香椿芽腌制或者冷藏保存，吃年豆腐时，拿出来做蘸料，味道会更鲜美。

这一夜，团聚的笑容，胜过天南海北所有的美景。

原来诗与远方，都装在乡味浓浓热气腾腾的豆腐里。我本想，香椿拌豆腐是五莲独有的特别吃法，不承想，一日读著名作家汪曾祺的《豆腐》，居然也提到香椿拌豆腐，他如是写：“香椿拌豆腐是拌豆腐里的上上品。嫩香椿头，芽叶未舒，颜色紫赤，嗅之香气扑鼻，入开水稍烫，梗叶转为碧绿，捞出，揉以细盐，候冷，切为碎末，与豆腐同拌(以南豆腐为佳)，下香油数滴。一箸入口，三春不忘。”

没想到他老人家吃得更细致、更满足、更难忘。不过，我敢打赌，他绝对没有吃过我们五莲街头这么鲜嫩软糯清香的豆腐，如果吃过，他就不会说“以南豆腐为佳”，而是说“以五莲街头豆腐为佳”。

辞暮尔尔，烟火年年。我们吃的不仅仅是美味的豆腐，更是浓浓的母爱。我们忆起的不仅仅是旧时光，更是美好而温暖的亲情。

(本文作者为日照五莲县人)

